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天边那一抹红

■杨明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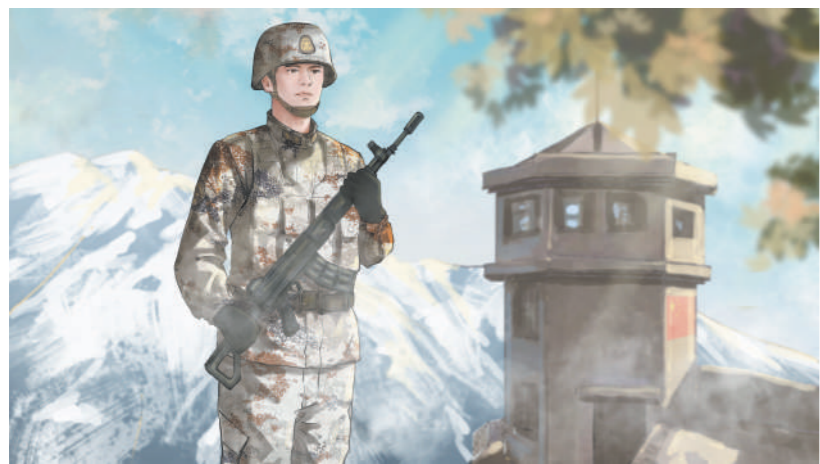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:唐建平

那年8月,在西藏山南,我见到了一面五星红旗。那是我目前见过的最耀眼的一抹红。

那天,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攀登,我“手脚并用”地爬上了隐蔽于密林间的哨所。哨长苏江龙有半年没有下山了,看到有人上来,显得有些拘束。他的迷彩服上,右袖被沾染了一大块红色。我询问原因,苏江龙指了指左手边,哨楼墙壁上一面刚涂好的五星红旗尤为鲜艳。

五星红旗是如何在哨楼上“飘扬”的?看着墙壁上那面仿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,我忍不住问苏江龙。他告诉我,是先用投影仪将国旗投影到哨楼上,然后用刀刻出国旗边缘,再用油漆涂刷填色。

在我抵达哨所的前一年,这个哨所接连遭遇不幸:哨长欧阳叶突发暴发性心肌梗死,年仅30岁;6个半月后,接替欧阳叶担任哨长的苏万飞在接收索道运送的物资时,为保护器材,不幸坠崖牺牲,年仅28岁。经验丰富的二级上士苏江龙继承两位烈士的遗志,成为新一任哨长。

哨长的身份如一面日夜不停的钟,时刻提醒苏江龙自己肩负的使命。哨楼前,立着两块石头,上面分别刻着“使命”和“责任”,是欧阳叶担任哨长时刻下的。

苏江龙告诉我,他和欧阳叶、苏万飞都很熟,欧阳叶还与他是同年兵。接任哨长后,苏江龙总是不厌其烦地和哨所战友交流,“要注意安全”“身体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及时报告,及时就医”。苏江龙这样说是原因的。

2019年12月底,欧阳叶在战友们的劝说下,终于来到营部卫生所治疗。但他坚持一有好转便立刻返回哨所。他曾在日记本里写道:“哨所是很苦,但每当拿起望远镜和记录本,我就是祖国的眼睛。”苏江龙经常拿欧阳叶的这句话激励大家。

哨所来了几名新兵,都是“00后”,年轻而纯真,对于边防满怀憧憬。新兵陈博宇告诉苏江龙,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过欧阳叶和苏万飞的报道:“没想到自己被分到了英雄所在的单位,很崇拜他们,也很有压力。”苏江龙向他们细细描述自己这些年来在边防经历过的“惊险时刻”:“也许来自一块掉落的石头,也许来自一场暴雪。恐惧,是军人必须要抛弃的本能。我们在这里与危险相伴,就是为了要把这块土地守好。”

苏江龙和战士们经常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纪念牺牲的战友。我在下山的路上,见到了一个取水点,清澈的山泉水正汩汩流出。有了这延绵不断的细流,苏江龙和战友们就很知足。苏江龙告诉我,以前的取水点不仅距离远,还不时会被沙子和树叶淤堵,需要经常清污引水。“苏万飞哨长带着我们在附近找过很多次水源,但都没有找到。他牺牲后,我又带着大家继续找水源。第二年2月份的时候才找到这个取水点。”苏江龙和战友们为了纪念两位牺牲的哨长,把取水点旁的丛林命名为“思叶林”,将一块石头命名为“万飞石”。就在这远离人烟的高山密林间,我突然觉得两位哨长的名字充满了诗情画意。恍然

之间,斯人犹在,正用坚毅且热情的双眼注视着他们。

这两年,我走过了不少边防哨所,听到了许多真实的故事。牺牲、奉献、理想、青春,都被这些故事生动诠释着。故事中的那些名字,已凝成一颗颗泪珠,常常在我心里不住滚落。在踏上边防之前,我总在想一个问题,那些如星般浩瀚的英烈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见到哨所墙壁上那面“飘扬”的国旗后,我忽然明白,是信仰,是热爱,是让信仰更坚,是让热爱更深,是我们面对无数困难,依然勇往直前。

今年春节后,从山下通往哨所的公路即将修通。哨所现在修好了蓄水池,大家再也不用为了喝水奔波,而且用上了空气能热水器,解决了洗澡和取暖难题。哨所的条件越来越好,官兵的守边热情也越来越高。我后来一直和苏江龙保持联系,得知每到欧阳叶和苏万飞牺牲的日子,哨所官兵都会纪念他们。我还问起了那块沾在他袖子上的红色,苏江龙说:“那块红一直没洗掉,反而扩散得更开了。”每隔3个月左右,哨所官兵就会再将那面国旗重新描红。那是哨所官兵最感到荣耀的时刻。

每当落日红霞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驻足眺望红彤彤的天边。那里应该有边防军人热爱的边防,有他们用生命誓死守卫的一抹红。



杨明月

记者心语

唯有热爱,不负青春。唯有热血,不负家国。

让音符伴随时代飞扬

——访作曲家铁源

■焦凡洪 本报记者 袁丽萍

回望经典

铁源,国家一级作曲,辽宁省大连市人,1932年2月出生,1947年参军,曾任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艺术指导。他创作的歌曲作品《十五的月亮》(与徐锡宜合作,石祥词)《望星空》(石祥词)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(郭大为、魏宝贵词)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(与刘钊合作,魏宝贵词)等,经久流传,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。

问:您曾幽默地形容自己是“带着7个‘音符士兵’前进的‘班长’”。离休后,您继续指挥“音符士兵”战斗,保持着火热的创作激情。最近有哪些新作品?

铁源: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……”党的二十大报告里的这些话,讲到了我这个文艺老兵的心坎上。组织交我一笔,报效祖国谱心声;子弟兵里英雄多,我为战士写赞歌。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部队文艺战士,毕生追求就是服务官兵、奉献社会,生命不息、创作不止。最近我谱写了几首歌颂党和军队的歌曲,如《党旗飘扬》(李幼容、赖玉词)《西柏坡告诉我》(季新山词)《红军旗帜永远飘扬》(郭大为词)等。

问:您是如何走上音乐创作道路的?

铁源:1947年,我家乡大连来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,我就积极参了军,后被调入解放军旅大公安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。1955年,我被调到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。当时,团里每天有两个小时自由训练时间。我就抽这一空档,骑自行车到沈阳音乐学院听课。音乐学院的老师给我提出一个建议:由主攻小提琴专业改学作曲专业。这是一个大跨度的“阵地转移”,既需要“更换武器”,又需要“改变战术”。但战士就要敢挑战。我开始系统地攻读作曲音乐理论。后来,团里就让我为舞蹈谱写音乐。我先后创作了《鸭绿江之歌》《当我成为战士的时候》等舞蹈音乐作品,由一名乐队演奏员变成了创作组创作员。

问:在早期创作过程中,您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是哪一首?

铁源:1964年,为配合部队开展争创先进连队活动,原总政文化部发出通知,在全军为《四好歌》征集曲谱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我向团领导请战,要求参加曲谱创作。我自15岁开始就在部队工作生活,到文工团后又经常下连蹲班,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,对歌词中写的连队生活有切身体验,很快就写出曲谱。曲谱经同是本单位年轻创作员的刘钊修改,参加了全军曲谱创作征集大赛。

我交稿后没太关注入选的事,想着全军那么多著名作曲家参与创作,哪还能是我们无名小辈的作品入选。没想到,第二年1月2日上午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消息,《四好歌》的入选曲目作者是铁源、刘钊。当时我高兴地直拍自己,没想到真是我的作曲被选中了!接着,电台播出了由原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这首歌曲。很快,这首歌就在全军部队唱开了。

问:您是如何为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谱曲的?

铁源:1980年冬,词作家郭大为、魏宝贵将一首歌词交给我,希望我将其谱



铁源在部队教唱歌曲。

刘庆祝提供

成一首抒情独唱歌曲。此时,我正处在一个创作的苦闷困惑阶段:改革开放后,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对歌曲的审美需求发生了变化,我们再用过去的老腔老调写歌,演员不愿唱,观众不爱听;而一些所谓的时髦音乐,又与军营氛围和军人情感格格不入。怎样使音符冲破“冰层冻土”的禁锢,紧跟官兵脚步,伴随时代飞扬?我在痛苦思考,奋力求索。

当晚,我回到家打开歌词,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,啊,好美!歌词中生动形象的语言、亲切纯朴的感情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。同时,我到部队体验生活时,所见到的动人情景也一幕幕闪现在眼前。我想起在某边防部队采风时,一名顶风冒雪,在高山顶上执勤的战士对我说的,“想想山下正在酣睡的乡亲们,我就感到身上暖和,心里舒服”。歌词在我心中产生强烈共鸣:它反映的正是官兵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啊!我连夜写出了曲子的第一稿。

这一稿,我是以通俗手法、运用时兴音调节奏谱成的。尽管在征求意见时也得到一些同志肯定,但我总感到少了一种当代军人的独特精神情韵。于是,我又下部队采风。在一个连队的周末晚会上,我看到一个节目: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士,以不同曲调赞美自己家乡,都为改革开放以来故乡的发展变化而骄傲自豪。我想,这些战士的家乡连在一起不就是祖国吗?战士对家乡的骄傲彰显的不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吗?这正是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歌词蕴涵的主题。它的曲谱应该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,又有清新的时代气息。我把原稿彻底否定,重新对我熟悉的民间音乐中提炼素材,营构旋律。此曲完成后,经本团歌唱家董振厚首唱,很快在东北的驻地军营里唱开了。

问:军旅抒情歌曲《十五的月亮》广受人们喜爱,是怎样创作的?

铁源:1984年4月,我和词作家石祥、作曲家徐锡宜等人到驻河北的一支部队采风。我们以“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”为题,组织了座谈会。一位四川籍干部说:“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!”原来,他的爱人在老家农村照顾老人、抚育孩子,还要种责任田,但她没有叫苦叫累,还写信鼓励丈夫在部队安心工作。这个干部的一席话,引起许多干部共鸣。是啊,军人的妻子非常不容易,她们值得赞美,应该歌颂。官兵朴实坦诚的话语,如歌谱的“重音”敲击着在座的军旅艺术家的耳鼓,也打动着我的心弦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,石祥给我念了一首歌词草稿,题目叫《十五的月亮》。我听后,立刻表态:“这首词我订了,曲子我来谱!”接到这首词的定稿后,我彻夜难眠,

脑海里反复出现一轮明月映照着一对对、一双双军人丈夫和妻子的画面,平时所了解的一些军人和军属的事迹也随之涌来。渐渐地,“他”和“她”浓缩成两个典型的艺术形象,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的连长梁三喜和妻子韩玉秀。由此,我从沂蒙山区的音乐素材中捕捉到主题音乐形象,赋予其纯美的音乐情感,以展现军人和军人妻子相亲相爱、相互支持,共同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。1985年,在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“当代青年喜爱的歌”评选活动中,这首歌与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同获一等奖。

问:《望星空》是《十五的月亮》的“姊妹篇”,人们同样爱唱。这首歌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?

铁源:《十五的月亮》在全国流传后,我接到很多官兵来信,随后萌生了一个想法——这首歌是丈夫为妻子捧出的一轮“月亮”。我应该再写一首歌,表达妻子对军人丈夫的情感。

1985年8月下旬,我去祖国西北采风,途经北京,见到了石祥。一碰面,他就把已经写好的一首词《望星空》读给我听:“夜蒙蒙,望星空,我在寻找一颗星……”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,我俩想到一起了。采风期间,白天参观,夜晚顶着漫天星光思考,很快创作出曲谱。在谱纸上,我写下这样的话:“我之所以用这种情感和风格写出这首妻子唱给丈夫的歌,是想把它作为《十五的月亮》的姊妹篇。”后来,根据一些同行和官兵的意见,我又将这两首歌曲的曲谱作了完善,使它们既能独立演唱,又可合二为一,成为男女声对唱。

问:您对部队年轻的音乐创作者有什么建议?

铁源:在改革强军的新时期,我们需要加强军旅主题音乐创作。音乐创作的题材是靠旋律来体现的。这需要我们音乐创作者紧跟时代,胸怀全局,准确把握新时代精神的丰富内涵,通过营构典型的音乐意境和塑造生动的音乐形象来反映它、表现它,在主旋律中昂扬主题。我们要深入练兵场演习场,在倾听官兵心声发声,以兵情兵韵抒发军人情感,用时代音符塑造强军的音乐形象。一定要注意,高亢不是高喊。我们要克服音乐创作中存在的“空洞化”“模式化”倾向,使主旋律音乐创作常写常新、常咏常新。

我们要珍视和利用好民族音乐这一宝藏,从中挖掘素材,汲取营养、传承精髓,使歌曲融民族特色与军营特色为一体。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军旅音乐创作传统的同时,也要不断更新理念,创新手法,增强音乐作品的时代感,使军旅音乐创作更好地为强军服务。

到先生的绍兴老家去过几次,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了。这么多年间,我见过众多鲁迅雕像,感觉鲁迅里的这座雕像是最传神的。

鲁艺博物馆所涉及的众多历史人物,基本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,直到新中国成立前,所有文化艺术界名人都收集齐了。他们的战斗人生,他们的艺术人生,他们的苦难,他们的辉煌,让人为之震撼。古元、彦涵的木刻版画,华君武的漫画,丁玲的小说,胡乔木的文论……鲁艺博物馆差不多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名人的代表作都找到了。那些经典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曲、音乐、绘画作品,在这里应有尽有。

延安鲁艺博物馆的刘馆长和她的团队,为建设这座博物馆付出了10年时间和大量心血。涓涓细流已成大河,如今延安鲁艺的艺术珍藏在国内早已闻名。因此,我在离开延安鲁艺之前,在签名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:“鲁艺撑起了一片天,延安就是鲁艺的天;鲁艺创造了一个世界,延安就是鲁艺的世界。致敬鲁艺的历史,致敬鲁艺的辉煌,祝福鲁艺的明天!”

文化广角

军旅诗词激发英雄豪气

■郭宏

近日,西藏军区某旅官兵举办“军旅诗词大会”活动,丰富业余文化生活,抒发尚武情怀。“晓战随金鼓,宵眠抱玉鞍”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”……活动现场是一场诗词与迷彩的“碰撞”。从识图抢答到对句填词,从“飞花令”到网络答题,台上选手思如泉涌、激烈比拼,台下观众积极答题、参与互动。活动还设置陈述分享环节,由选手生动讲解军旅诗词背后的历史与故事。某连指导员田洪源说:“通过活动,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解刚健壮美的军旅诗词,激发了内心的英雄豪气。”

创意短片展现训练风采

■方超

近日,第82集团军某旅在强军网开设“强军有我”创意短片专栏,展现官兵的训练风采和感悟。其中,“飞虎大咖秀”栏目集中展现该旅先进个人训练“绝活”,“飞虎微秀场”栏目则从不同侧面展现官兵训练生活的精彩点滴。这些短片还在该旅营区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,进一步营造了聚焦练兵备战、争当训练尖兵的浓厚氛围。



长征

第5717期

红色足迹

迎着初春的灿烂阳光,我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瞻仰参观。一进门,那座已有百年历史的大教堂便映入眼帘。教堂外立着一块巨石,上有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校名——鲁迅艺术学院。

1938年4月10日,鲁艺在延安正式成立。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。他说:“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,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,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。”1940年,学校更名为鲁迅艺术学院。抗日战争时期,鲁艺走出了灿若星辰的众多文艺名家。

这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教堂,便是当年的鲁艺旧址。这座大教堂可不简单。在那极为艰苦又激情燃烧的年代,从延安走出来的很多开国将帅、省部级党政干部,都来过这座大教堂。这座大教堂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事件、重要会议、重要人物是联系在一起

的。我党在这座大教堂里召开过中央全会,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发表过重要讲话。如今,这座教堂仍保存得非常完好。看着它,我便忍不住遥想当年的历史风云和老一辈革命家、前辈艺术家们的风采。

行走在鲁艺,处处是艺术气息。让我尤其印象深刻的,是雕塑家吴为山的一系列雕塑作品。在通向鲁艺博物馆的道路边,便摆放着他创作的安塞腰鼓群雕,极为壮观。这组安塞腰鼓群雕,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,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安塞腰鼓在跳跃时的气势,如龙蛇灵动,火热奔放。我甚至感觉,能听到舞者在击

走进延安鲁艺

■朱冬生

打腰鼓时所发出的咚咚声响,如排山倒海,万马奔腾。

在安塞腰鼓甬道靠山的这一侧,安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组雕像。鲁艺的宗旨是“文艺为人民”。我想,安塞腰鼓是人民的,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人民的。而腰鼓的跳动,正昭示着革命者的信仰和理想永远是有生命力的,有活力的。

随着安塞腰鼓的甬道前行,在延安鲁艺展馆的右前方,是鲁迅先生的一座雕像。我看过许许多多的鲁迅先生像,木刻版画、水彩、油画、国画等,各种画风画出来的鲁迅基本都差不多,好像这个

老人永远是严肃的、不苟言笑的。这座雕塑,让我惊叹:鲁迅满脸的皱褶,瘦骨嶙峋,架一袭和身高不那么匹配的布袍子,手拢在如喇叭筒的袖口里。我当时的第一感觉,是这个鲁迅雕像真是很独特,随即我就感觉,这个雕像是真美。鲁迅先生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在这座雕像前,那种气度扑面而来。

40多年前,我调到北京工作后,住在平安里,附近那条胡同里便住着周建人。与他做邻居,在随心随想中,我想到鲁迅的时候自然会比较。那时候,我差不多天天翻阅鲁迅著作全卷,经常是晚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我还